

REC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基督教思想评论

许志伟 主编

总第十三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EGENT
REVIEW OF HRISTIAN
THOUGHTS

基督教思想评论

许志伟 主编

总第十三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教思想评论. 第 13 卷/许志伟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10125-8

I. ①基… II. ①许… III. ①基督教-思想评论-文
集 IV. ①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1487 号

责任编辑 毛晓秋
装帧设计 王小阳
美术编辑 储平



基督教思想评论 (第十三辑)

许志伟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00,000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125-8/B·881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神学研究

- 1 时间的“已临”
——论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的圣子位格 章雪富
- 23 主体的时间
——奥古斯丁时间说中的内在化特征及关于天使的时间 尹 哲
- 32 试论托马斯·阿奎那的中道学说及其理论特征 杨 蓉
- 47 论俄罗斯东正教的索菲亚神学传统及其形上学困境 景剑峰
- 65 加尔文圣餐观中的三一上帝与人 陈广培
- 80 朋霍费尔论道成肉身及其神学意义 葛拥华
- 96 C. S. 路易斯论对上帝和天国的渴望 汪咏梅
- 105 学界、教会与社会
——对特雷西公共神学思想之管窥 李 烜

圣经研究

- 125 暴力与圣经 魏明德
- 136 从社会科学评鉴学看福音书之荣辱观念
——以路加福音 15: 8-10 为例 谢伊霖
- 149 圣经翻译与文学叙事视阈内的“巴别塔”故事重构 杨彩霞
- 162 自由与律法的冲突：对“上帝是爱”的一种理解 刘阿斯

宗教哲学研究

- 172 基督教视野下自然之美的消逝与重现 宋旭红

182	斯文伯恩对休谟“神迹”概念的修补及其意义	刘金山
194	普世性与非对称依赖性理论 ——利玛窦之例的表征分析	葛欢欢

汉语神学研究

203	“五四学人”及其基督教想像之建构 ——以蔡元培、钱玄同、闻一多的三种进路为中心	祝 帅
221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吴雷川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家传统和 基督教传统	梁 慧 柴燃恒
232	“汉语神学”发展的吊诡：从“文化基督教”到 “基督徒学人”	孙向晨
242	批判与重构：中国基督教对话范式之反思	郑黎明

传教士研究

253	西方传教士与地方近代化 ——以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的活动为 研究中心	李新德
268	一名传教士的心路历程 ——浸信宣道会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传播	申晓虎

书评

283	(后)现代“属世”的纠结与解结 ——评纪克之的《现代世界之道》	刘 平
288	C. S. 路易斯的神学与形而上学 ——评汪咏梅的《理性、浪漫主义与基督教： C. S. 路易斯神学思想研究》	郑 钰

Contents

Theological Studies

- 1 “Present-ness” of Time: On Augustine’s Personhood
of the Son in Confessions Vol.XI Zhang Xuefu
- 23 Subjectivity of Time: The Internalized Character of
Time in Augustine’s Theory of Time and About the
Angel’s Time Yin Zhe
- 32 On the Thomas Aquinas’s Theory of the Mea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Yang Rong
- 47 On the Sophia Theological Tradition of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of Russia and its Metaphysical
Difficulties Jing Jianfeng
- 65 The True God and Man in the Eucharistic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Frank K. P. Chan
- 80 Bonhoeffer on Incarnation and Its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Ge Hao
- 96 C.S. Lewis’s View on Joy — Yearning for God and
Heaven Wang Yongmei
- 105 Academia, Church and Society: A Study of David
Tracy’s Public Theology Li Xuan

Biblical Studies

- 125 Violence and the Bible Benoit Vermader
- 136 A Social Science Criticism of the Idea of Honor-Disgrace
in the Gospels Xie Yilin
- 149 The Reconstruct of the Tower of Babel: A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and Literary Narrative Yang Caixia
- 162 The Conflict between Freedom and the Law: One Way
of Understanding “God Is Love”. Liu Asi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172 The Wane and Recovery of Natural Beauty from a Perspective

- | | | |
|-----|--|-------------|
| | of Christian Theology | Song Xuhong |
| 182 | Richard Swinburne's Revision of Hume's Concept of
Miracle and its Significance | Liu Jinshan |
| 194 | Catholicity and the Theory of Asymmetric Dependency:
A Representational Analysis on Matteo Ricci's
Dilemma | Ge Huanhuan |

Studi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 | | | |
|-----|--|---------------------------|
| 203 | Christian Thought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Zhu Shuai |
| 221 | On Wu Leichu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 Liang Hui Chai Ranheng |
| 232 | The Paradox of Theology in "Han" Language: from
Cultural Christian to Christian Scholar | Sun Xiangchen |
| 242 |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the Paradigm of
Dialogue on Chinese Christianity | Zheng Liming |

Mission Studies

- | | | |
|-----|---|-------------|
| 253 |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Local Moder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William Edward Soothill's Activities in
Wenzhou | Li Xinde |
| 268 | The Pilgrimage of a Missionary | Shen Xiaohu |

Book Reviews

- | | | |
|-----|--|----------|
| 283 | A Review on The Way of the (Modern) World | Liu Ping |
| 288 | A Review of The Yearning for God and Heaven —
Joy in C.S. Lewis by Wang Yongmei | Zheng Yu |

时间的“已临”

——论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的圣子位格

章雪富*

第十一卷可能是《忏悔录》中被解释得最多的一卷,然而许多现代的解释其实与奥古斯丁无关,它们更像是解释者独立的思想发展。就奥古斯丁而言,第十一卷有关时间的讨论并非单纯的哲学话题,而是有关基督“已临”的赞美。本卷的时间主题展开的却是一个救赎论话题,只不过需要透过对时间的追问给出答案。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在时间中的“已临”必须依赖“永恒”,而正如《忏悔录》第十卷显示的“永恒”是对天父的记忆,是超越任何经验形式的记忆。第十一卷把时间视为记忆和内知觉,是以第十卷的天父是超越了任何经验形式的记忆为视域。圣子把人们从没有长度的瞬间带入有长度的现在,一方面表明“现在”只能显示为内知觉(记忆),另一方面也是要证明“现在”只能透过圣子才得以呈现。因为就时间本身而言“现在”也没有长度,只有藉着从自有永有的上帝到来的永恒以及他在人类历史中的降临才可能使时间有所停留,成为显明出来的记忆并记忆天父。因此,圣子是时间的“已临者”(“现在”),认识圣子就是要把握他的“已临”。人们则透过圣子,接受圣子降临其间的记忆(人被罪的记忆充满)的治疗才能恢复记忆的超越性所指并蒙天父重新接纳。《忏悔录》第十一卷有关圣子的讨论对后世基督教神学非常重要。它把圣子置于时间和历史的观念之下,清楚地阐释了历史之中上帝的作为,一种永恒的“已临”的行动。奥古斯丁以永恒和时间为框架把圣子的位格诠释为时间的“已临”,跳出了基督神人两性论的抽象的哲学思辨。更富启发意义的是,奥古斯丁以“赞美”的方式显示圣子是一个“为我们的上帝”,把赞美视为上帝的经世品质。

一、“赞美”的叙事与圣子的“经世”

《忏悔录》的第十卷和第十一卷似乎没有明显联系。第十卷讨论对天父的记忆,以及忏悔追逐声色犬马所引发的对天父的遗忘。第十一卷则关

*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于时间,跳到了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主题,因此也有把第十卷和第十一卷视为是两卷独立的著作。此外,《忏悔录》第十一卷恐怕是被讨论和引用得最多,却也是被误解或者说独立发展得最多的一卷。现代思想家很重视这一卷章的内容。现代哲学家例如柏格森、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等都曾据此作出所谓的现代性阐释,尽管他们的讨论通常已经与奥古斯丁本人的思想没有关系,但是也说明他们对第十卷和第十一卷作了分别的处理。那么,第十一卷和第十卷是否真的可以理解为两卷独立的著作呢?如果不是,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这不只关乎第十卷和第十一卷,还涉及前九卷与后两卷。如果第十卷到第十三卷的四卷可以构成相对独立的忏悔单元,与前九卷分别构成忏悔的复调,那么可以说前九卷是透过日常的叙事和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的波澜,形成有关罪的主题的叠加,以表达上帝恩宠的始终同在。前九卷透过大海波涛般层层推进所形成的巨浪一样的情感冲击,为读者提供观察人自身的罪以及上帝恩宠临在的经世方式,表达出为罪所困的人对于上帝的赞美。然而,从第十卷开始,奥古斯丁将日常生活之叙事性的咏叹推向“存在性”咏叹。他借助于对《创世记》第一章的释经,解释上帝已临的方式,阐释圣父、圣子和圣灵临在于赞美之中的行动。从第十卷开始,奥古斯丁的论证开始以释经为其原则,这会使读者得到一个印象,即后四卷已经与前四卷风格迥异,可以不把它们视为《忏悔录》的有机整体。然而这是否也可以说明《忏悔录》由前九卷透过忏悔而赞美转入了由赞美而忏悔,由生存性叙事转入存在性释经呢?如果可以这样解释,是否可以说后四卷把《忏悔录》推向了新的高峰?诚然,即使这样来看《忏悔录》,也没有必要非得说它是一部可以系统化的著作。《忏悔录》第十卷开始多声部的咏叹,前九卷的主题作为思想存在的形式透过《创世记》第一章的释经继续以不同角度反复得到咏叹。

在《忏悔录》的后四卷中,第十一卷和第十卷最为重要,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由“在时间之中”的忏悔转入“在永恒之中”的赞美,从生存的“时间”转入恢复了“永恒”形象的“时间”。第十一卷继续第十卷有关记忆永恒性的探究,从有关天父的永恒超越性转入圣子为时间所带来的永恒形象,继而咏叹圣子位格为历史带来的救赎乃是透过圣子对人的记忆的治疗。这既具体阐释了救赎是对圣父记忆的恢复,把前九卷有关圣父对人的寻求表达为人需要从自我里面观看圣父所透过的圣子的经世,也具体地表达了圣子位格的经世特性。这样,第十一卷的咏叹既显示出第十卷有关圣父位格与永恒记忆的关系,又表明前九卷在时间之中的人与在永恒之中但

透过时间并在时间中行动的圣子的关联。第十一卷显示了第十卷与前九卷的内在关联,即,天父上帝对于世界的救赎表现为他在人的记忆深处对人的寻觅,天父的经世有赖于他在记忆中对人的寻觅,他是一位透过人的记忆彰显出来的觅人的上帝。天父的呼唤就是救赎的行动。第十一卷则要论证天父的呼唤乃是透过圣子的“已临”,这就是时间的“现在”向度。圣子的“经世”是圣父在永恒之中呼唤人的回转的被差遣,这是一种时间性行动,然而这种“已临的”时间却要终结时间的流变。第十卷所阐释的圣父位格的记忆特性也在传达天父的经世,这种经世是在永恒之中的呼寻,与时间没有任何关系。第十一卷则要阐释一位在时间中的上帝,就是既在永恒之中又在时间之中的圣子,一种时间的“已临”。后四卷把前九卷所基于的忏悔的叙事推向基于赞美的咏叹,这表明了第十一卷之对时间的表达与前九卷对时间表达的转变。第十一卷承接第十卷的永恒表达时间,而不是依据前九卷透过人对于恶的追寻表达时间。这就把忏悔推到新的维度,因为唯有至深的赞美才能彰显出人已经接受了圣子并透过自己的忏悔显示出圣子的行动,圣子的行动始终是在具有历史和时间的个体中的行动。

奥古斯丁不是透过哲学思辨给出有关上帝的想像,而是基于赞美继续给出历史中的上帝的释经。如果说我们可以透过圣礼、透过哲学思辨(例如东方教父)、透过灵修看见三位一体的荣耀,它们也经常被用作三一论表达的进路的话,那么《忏悔录》给出的进路则是透过赞美彰显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已临。上帝的“已临”又充分显示出上帝的自我关系,它透过呈现为基督徒的“自我关系”而呈现其自有永有的自我关系,上帝由是呈现出他向着历史存在并敞开历史中的罪的奥秘,也正是在这里,赞美成为经世的上帝的真正形式。

第十一卷依此展开其赞美的结构。然而单就第十一卷的结构而言,粗看之下似乎也存在不连续性。第十一卷的第1-9节赞美上帝之道、上帝之太初和上帝之智慧,并通过《创世记》第一句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释经,咏叹和赞美循环加强。第10节到第31节则开始讨论时间。在第9节和第10节之间的连续性似乎不明显,第十一卷的这两个主题似乎在跳跃。

然而这也可能是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第十一卷赞美结构安排的精彩之处,并获得更深刻的神学洞见。第1-9节咏叹“道”、“太初”和“智慧”,清楚地点出了第十一卷的主题是圣子基督。第十一卷赞美“圣子”位格,然而1-9节中对圣子的赞美又是环绕着对圣父的呼求,意味着在圣三位一体之

中赞美的相互环绕。赞美是赞美圣三位一体之间的相互环绕,也是赞美圣三位一体在赞美者中的相互环绕。所谓的赞美是环绕中的恳求以及恳求中的降临,若没有基督的环绕就不会有圣父所赐下的圣子安慰,同样,如果没有圣父的环绕,创世中上帝的奥秘就不能够揭开,这个世界(现在)的人也无法使盼望成为天国(永恒)。^{〔1〕}这种相互环绕着的咏叹和恳求成为《忏悔录》第十一卷赞美的典型结构,也使得奥古斯丁的语言进展到更深的层次,使得忏悔的风格内蕴更内在的呼应,显示圣子的已临是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相互环绕中对人的环绕,显示人对于上帝的恳求已经不满足于从罪中脱离出来,而是向着上帝奔跑的激烈欲求。这又充分显示第十一卷赞美结构的灵性生活特质。第十一卷的主题是探求圣子,圣经探求的就是圣子,摩西写下《创世记》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指的也是圣子,因为这“起初”就是“圣子”。

在1-9节中,奥古斯丁赞美圣子位格使用的主要不是实体性用语(例如“圣子”和“基督”),他较多使用“永恒”、“太初”这样的属性用语。这样,第十一卷前9节关于圣子的赞美是从“永恒”的话题进入究问。奥古斯丁常用的是“太初”,把“太初”作为关键词用以《创世记》第一章的释经,也是方便把太初用于与新约的关系。第十一卷后引的《约翰福音》、《歌罗西书》和《以赛亚书》经文也与“太初”相关。第十一卷的前9节以这种赞美的直陈方式咏叹,然而第10节却转到那些对心怀偏见的人的诘问。^{〔2〕}与其把第十一卷前9节与此后的章节关系说成是跳跃,不如说它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话题:对永恒的赞美不可能与时间无关,奥古斯丁的洞见在于不仅要赞美永恒,而且要赞美时间,因为圣子的位格与时间相关,甚至至为相关。在这个看似跳跃的不连续性中,奥古斯丁把第十一卷对圣子的赞美和对经世的理解推进到精彩的临界点。从第10节直到30节都在追问时间之谓何并在这种对时间的追问以及对时间的值得赞美的本性中反驳“偏见”。^{〔3〕}

与前九卷从忏悔切入赞美不同,第十一卷由赞美切入忏悔意味着即使

〔1〕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2节,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

〔2〕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10节。中译本遵从英译本的卷、节的编排,拉丁文的卷、节编排有所不同。在参考拉丁文本的经文中,笔者注出相应的拉丁文本的卷和节: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James J. O'Donnell的这部著作共分三卷,第一卷是《忏悔录》的拉丁原本,第二、三卷是注释。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研究《忏悔录》的权威之作。

〔3〕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30节;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40)。

第十一卷如同前九卷那样使用时间的主题,却是指向不同的时间意识。当第十一卷第10节转入时间的分析时,就已经显示出奥古斯丁对时间结构更精彩的分析。其除了继续保持忏悔为时间结构的起点外,却以赞美为时间结构的终点。前九卷让忏悔与时间密切关联,是因为流变所引导的罪的图式占据了时间的内涵,然而当赞美成为时间的结构并成为时间的终点时,流动的万物有生命的众生都将在赞美中使时间停留,这意味着信仰的本质不是忏悔,而是赞美;意味着在信仰之旅中以指向圣子为其聚焦,而不是以自我反复的悔过为其关注。这还意味着真正的忏悔必然以赞美为形式并且最终是在赞美中停止忏悔。人在“时间”中的形式以及罪对于人的形式的支配,使得忏悔成为面向上帝的人的旅途特性,因着时间以及它所关联的忏悔,时间作为上帝经世的居所是人切己地得到审视的转移,由此要把遗忘的“永恒”显示在忏悔面前。然而当基督徒仍然停留于并且反复停留在时间的沉沦形式中时,当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却仍然觉得自己总被流变拖向与永恒无关的非存在中时,他们仍然无关乎永恒。虽然忏悔能够帮助他们看见时间里面已经有位格的属性,然而他的自我身上仍然没有位格的成形。基督徒不只是从时间中感觉位格属性(忏悔),还要能够把时间中所看见的位格属性塑造成为自我的位格形式,使时间停留在自我的位格(赞美)之中,赞美是人的自我位格得到恢复的记号,这正是奥古斯丁由忏悔而赞美的深刻洞见,也是第十一卷开首就道出了交织在忏悔和赞美中的时间和永恒的双重主题。主啊,永恒(aeternitas)既属于你有,你岂有不预知我对你所说的话吗?你岂随时间而才看到时间(tempore)中发生的事情?〔4〕

二、“在赞美之中”的“停留”

自第十一卷第10节引出对于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quid faciebat dues antequam faceret caelum et terram*)〔5〕的诘问后,奥古斯丁从对圣经文本例如“太初”、“道”和“智慧”的赞美转入抽象的神学探讨,在神学论证的框架中继续“永恒”和“时间”的主题。第十一卷第11节到第13节都

〔4〕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1节;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1)。

〔5〕 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12)。

在回应创造天地之前的疑问,仍然聚焦在“永恒”之上。在……之前这个短语包含时间性的暗示,这几节也以时间为背景讨论永恒,可以看出这几卷的连续性。不过第4节是为了过渡到更深的赞美,以显示人在自我的最深处总是紧抱他的自负,因为人总以自己的看似超越的用语(理智)尺度上帝的“在其自身之中”。人在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没有先行地反思他所使用的理智能力(逻辑),也没有反思他的思索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时间的限定,以为他自身的理智能力不受时间的限制。然而理智本身却仍然是在时间性的运用中以自我的生存性理解和运用为前见解释永恒,他们用他们自身的理智所建立的解释其实只是以他们的理智为其自身的上帝。任何形式的忏悔都必须在上帝自身里面才可能真正得到完成。在……之前这样的诘问试图以自我的静止之域(理智)忏悔,无非愈加以人的自我为永恒的界限,以自我之知造成面向永恒的“无知”。所谓“理智”和基于“理智”的探索都不外是从时间中发出的诘问。人的理智不可能超出时间性而得以运用。对永恒的赞美则使处在时间状态下的人的寻问方式显示出被遮盖在理智形式之下的时间,使他们看见基于忏悔的“知道”的前提(赞美),在“永恒”之中看见未被时间遮盖的“道”(真正的逻各斯)。在……之前的短语蕴含了“存在的时间”和“生存的时间”的遮蔽。“存在的时间”指透过太初受造的时间,是因创造而存在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追问不是虚妄的追问,因为这样的追问始终有圣子的常在;这样的时间不会提出先行将自我遮盖的追问,因为自我追问的时候已经把赞美作为发问的前提。这样的发问已经是一种恳求,这样的发问在其问时已经得到了满足。^{〔6〕}人受造之初所依凭的是有依凭的时间,是以创造的中保(太初)为依凭的时间,是以太初为中保的时间。这样的时间迥然有异于堕落后时间。因为存在性的时间有所依凭,才使得流变停留,因为它没有越过流动的界限,因为它是在永恒的思想中流变,始终把圣子作为形象。这创造之初的时间依据圣子停留(存在),时间始终以永恒为形象。圣子既在上帝自有的永有(永恒)之中,也在时间之中。在圣三位一体之中,圣子既是永恒又是时间,圣子位格兼具时间性和永恒性。圣父永恒地在永恒之中向着时间之流教导世人,圣灵也运作在时间中的人唤起沉睡的心灵。然而圣子既是永恒又是时间,他不只把所在的世界作为言说的场所,圣子位格使这个作为“场所”的世界是环绕他的真在,这是 he 已临的真意。圣子之在时间中,在于他既是“存在性地

〔6〕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8节。

在”(永恒)又是“生存性地在”(时间)。

然而第十一卷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的发问却不是“赞美”之“问”，而是要满足自我之“好奇”的发问。如此发问的人以理智的时间性遮蔽转入对创造者的永恒性作时间之问。这不是说时间有什么不同，而是说对时间之问的支配有根本的区别。这样的发问充满骄傲和自负，这样的发问已经丧失时间的本真，它不以永恒为时间的形象。而当时间不以永恒为形象时，时间不再可能停留(时间失去了空间)，因为时间的发问不再以太初为目的，而以流变中自我的达成为依据。生存的时间及以生存为时间的依凭的发问是无法停留的时间。在以罪为其中心的生存性时间里面，生存因着无法停留甚至失去了其本身，时间成为幻觉的根源。什么是生存的幻觉呢？就是把自己幻觉为整个世界，使世界与自我呈现成为一体，当世界发生变化时自我也就跟着变化。失去了太初的目的，世界永恒流转没有止息，自我也被控绑在这样的变化中失去了秩序。因为时间不能够以流转为秩序，很少有人注意到时间仍然是以其停留为自我的秩序，自我以外部的流变安排自身正是秩序以虚无为其装饰的表证。这样的自我看似总在安排自我，却是依照外在的自我安排自我的内在性，光明之子成了黑暗之子，目无神明的骄傲使他们和你的无限光明隔绝；他们能预测日蚀，却看不到自身的晦蚀。^{〔7〕}以生存的时间为生活的本真使得数算成为生活的忙碌，它以世界本身为道路，而不是以圣子为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道路反成了绝路。因为幻觉以其终末制造无法挣脱的自我之囚。正因为如此，在生存性时间中的人才有这样的发问，也正因如此他必须经由忏悔才能够重新面向存在生活，对于那些提出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这样问题的人，他要追问自己生活的虚无，一个为虚无所支撑的问题后面是一种失去了停留的生存。说这些话的人还没有了解你，天主的智慧、一切思想的光明(*lux mentium, nondum intellegunt*)。他们还没有懂得在你之中所由你创造的东西是怎样造成的，他们力求领略永恒的(*aeterna*)意义，他们的心却沉浮于事物过去和未来的波浪之中，依然无所着落。^{〔8〕}

奥古斯丁对在……之前的批评清楚地指出了时间失去永恒形象的堕落。存在性时间也有在……之前的特性，也会有先后的观念，然而它的核心不是“先后”，而是时间的“为之停留”本性。主啊，在那里我听到你的声

〔7〕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五卷第3节。

〔8〕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11节；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13)。

音对我说：“凡训导我们的，才是对我们说话；凡不训导我们，即使说话，也等于不对我们说。”除了不变的真理外，谁训导我们？即使我们在变易的受造物之前受到教益，也是为引导我们走向不变的真理，我们立而恭听，庶几真受其益，所谓‘听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因为使我们归向本原。他的所以是“元始(principium)”，因为他若非常在，则我们将彷徨而无所归宿。我们的所以能放弃错误，当然是认识之后才能迷途知返(redimus)，而我们的所以能认识，是由于他教导我们，因为他是“元始(principium)”，并且向我们说了话。^{〔9〕} 存在性时间以永恒为形象，已蒙救赎的人们所感知的时间有永恒向他们展现，在创造的时间中，一切开始存在或停止存在的東西，仅仅在你无始无终的永恒思想中认为应开始或应停止时才开始存在或停止存在，这思想即是你的“道”，这“道”也是“元始”，因为他向我们讲了话。(第十一卷第8节)受造之初的人们所感知正是这样的“话语”，即是说当人们在生活的日常中能够感知到“元始”(太初)的时候，日常流变所经验的于他才有真正的关联，于他才有真正的意义。如同雨后的一缕阳光，当他感知到这阳光带来的喜悦时，阳光表现出向他停留的特性，或者说阳光显示出了他的“已临”，把他从时间的漫无目的的流变中停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因“话语”而停留，因为这样的流变显示了存在的属性，这样的停留里面有圣子的临在。时间显出的“已临”正是救赎，因为它面向存在，第十一卷第8节的“新郎”和“元始”(太初)指的都是圣子。我们之迷途知返(redimus)讲的就是救赎，迷途知返讲的意思，也就是救赎所讲的意思。它把我们 from 彷徨而无所归宿中解救出来，在变易的受造物之前受到教益，最终引导我们走向不变的真理。不变的真理是一种常在，常在是时间性的，又是透过时间性所表达的时间的停留，是已经有“谁”“为我们”停留。存在性的时间的在……之前，它表述的重心却不是日常生活的时间先后，而是注意到常在。注意到常在，就是注意到圣子位格与我们的共在，人的前后相接的时间不再漫无边际而有了担当，这就是时间中的“已临”，就是在救赎中显示出的永恒。

生存性时间对于在……之前的运用上迥然不同。那些质问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的人，用生存性时间限制反思性语言中的忏悔属性而替代性地对上帝进行论断，用时间的纯粹流变否定时间的永恒形象诘问上

〔9〕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8节；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11)。

帝创造的时间存留。生存性时间使用的是不能同时伸展延留的时间，^[10]那样的时间不论如何悠久，也不过是流光的相续。^[11]这种时间以“前后相续”为本质，与存在性时间以“停留”为其本质截然对立。生存性时间会造成延续的假象，造成秩序的假象。它以前后相续为秩序本身，这就是秩序的假象，因为任何事物都会表现出前后关系，因为在生存性时间里面事物不能够同时出现于流变的同一瞬间，而必须以前后表现出瞬间的前后。如果前后相续就是真实性的话，那么假象也是真实。生存性时间透过把存在性时间中人们对于“停留”的依赖关系转化成了前后关系的依赖，把创造本身的秩序的差等转化成为受造者之间以恶为其本质的依赖（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四卷对友爱的恶的分析就是例证）。恶具有自动复制诱惑力的时间形式，它维系了所有表现为秩序的假象却是以无序为其指向的生活形式。

不能够用在……之前描述上帝自有的永恒。存在性时间是永恒的形象，生存性时间只是永恒的幻觉。在描述永恒时，必须抛弃所有前后相续的观念，抛弃因着生活经验形成的时间观念。不存在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永恒没有过去，整个只有现在（*nullum vero tempus totum esse praesens*）。^[12]永恒既然是永远的现在，在创世之前就没有所谓的无量多世纪，在你创造时间之前，没有分秒能过去。如果在天地之前没有时间，为何要问在“那时候”你做什么？没有时间，便没有“那时候”（*non erat tempus*）。^[13]赞美在时间的永恒中发生。赞美的人虽然在时间之中，其对于永恒上帝的渴求却使赞美超越了时间。那心底里涌起的赞美的渴求来自永恒，那无法用观念述尽的永恒在内心涌起的它自身的声音，是它伫立在时间的巅峰所竭力远眺的目光所指，是它欲脱离时间飞去却惊讶于内心的轻盈，是面向了存在为永恒环绕的无量世纪的消逝，是身体被所有不曾涌过的赞美所催促的话语的光明，是人们凝神伫立，稍一揽取卓然不移的永恒的光辉（忏悔录第十一卷第11节）。永恒是圣三位一体的自有，圣父自有的永恒也是圣子的永恒，正如圣子的自有永恒一定在圣父之中。上帝的自有的永恒没有前后相续的关系，它是永恒的现在。你的日子，没有每

[10]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11节。

[11] 同上。

[12] 同上；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14)。

[13]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13节；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15)。

天,只有今天(*quia hodiernus*),因为你的今天既不递嬗与明天,也不继承着昨天(*hesterno*)。你的今天,即是永恒(*hodiernus tuus aeternitas*)。你生了同属永恒的一位,你对他说:“我今日生你”。^[14] 这种关系不是先后的秩序,而是爱的秩序。爱的秩序没有先后,没有差等,没有时间为其呈现的要素。圣父的自有的永恒在圣子里面,他对于世人的爱就是在他对圣子的爱中,他如何地爱圣子,如何地在圣子里面说话,如何地在圣子里面工作,他也就以同样的永恒透过圣子在人里面工作。这样的永恒充满奥旨却不遮盖奥旨,爱就是显现着的奥旨,就是圣子身上已经显现出来的对于圣父的赞美。圣子之于圣父的赞美,是人们对圣父赞美的根源。除了与圣父同享永恒,圣子还有存在性时间的特性。这是圣子位格的特性,也是圣子位格单独所有的性质。圣子进入生存性时间之中却不为生存性时间漫过,生存性时间在他那里停留,要为那些在他里面停留的人停留。让每人依照自己的能力,在心灵中听取你潜在的言语。圣子要让那为在忧患的阴霾重重压迫下支持不住的人们,为死亡所控的人们,喝令时间停留。虽然时间就其创造而言有其开端,有其过去,然而时间可以停止他的过去,时间可以在听取“话语”的时候重归太初的聆听,那是清湛蔚蓝的天空露出的洁白无瑕的边际,是脱离了一切病症的语言的赞词,那赞词里面再没有生存的在……之前,再也没有来自心底的疑虑,再也不会会有语言加于语言之上的限制。^[15]

圣子在时间之中是存在对时间的重新表述,他在时间的真实之中因为这是有开端的时间,是所有人曾为之经历的时间,是圣子经历的时间。他的时间不是趋于虚无、行将失去空间(家园)的时间,他所居住的时间是要斩断那时间为罪所支配的无序的恶的蛇影。一个人,受造物中渺小的分子,愿意赞颂你;这人遍体带着死亡,遍体带着罪恶的证据,遍体证明“你拒绝骄傲的人”。^[16] 存在性时间斩断死亡的蛇影,斩断恶者的势力,斩断人们对物的秩序的依附,停下它匆匆地以所谓的幸福(美好生活)迷惑人的迷途,因为那样的幸福只是秩序的假象,其实是连最终的恶者都要被控绑的无序。罪就是纯粹的无常。^[17] 那为时间无限漫过、那看不见时间的尽头、看不见时间的停留的人们只能看见时间的所有箭头都指向欲望的方向,只能

[14]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13节;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Text(11. 16)。

[15]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9节。

[16]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一卷第1节。

[17]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二卷第5节。